

支援越南抗美斗争文艺节目

关不住的小老虎

独幕话剧



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文艺作品

失不性的小老虎

——



支援越南抗美斗争文艺节目

关不住的小老虎

独幕话剧

五好战士 赵全旺 干事 吕 翔 编剧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内 容 說 明

战士蕭虎在請假探亲期間，听到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把侵略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的消息，立即昼夜兼程赶回連队。他不顾旅途劳累和感冒发烧，积极要求参加战备训练。子弟兵的老媽媽房东大娘，接受連长的嘱咐，千方百计要他休息，而蕭虎却终于机智地逃走，到练兵場去参加训练。

关不住的小老虎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 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852 字数7,000 印张 $\frac{1}{2}$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插页1

1965年4月北京第1版

196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20000册

定价(2) 0.06元

时 间：一九六四年八月。

地 点：部队野营中的房东大娘家里。

人 物：萧 虎——战士，十九岁，人称小老虎。

大 娘——小老虎的房东，六十岁。

布 景：舞台半边是屋子，半边是院子。院里有一石墩。
屋里陈设简洁，唯有一条标语最引人注目：“身在练兵场，胸怀全世界！”

〔幕启：院里石墩上放着针线筐簸。内有未缝补完的军衣。小老虎躺在炕上。练兵场上传来一阵阵喊杀声。〕

小老虎（翻身坐起）听，练兵场上象开了锅似的，可连长硬叫我躺在屋里睡觉！（使劲地打个呵欠。取出药片干吞下去）班长更有办法，怕我不好好睡觉，硬叫房东大娘看着我。（望望门外）大娘，大娘！（无人应声。推开门）大娘！（见院里无人，高兴极了）嘿！大娘麻痹了，趁这机会赶快突围！（抓起军衣欲穿，发现领章没了）啊！领章哪儿去啦？（忙在炕上找。）

〔大娘端姜湯上，菜园里鸡叫。〕

大 娘 鳴——哧！別把我的小老虎給吵醒嘍！

小老虎 得！又突不出去啦！（焦躁地把軍衣摔在灶上。）

大 娘 （向观众）看着这个小老虎可真費勁！（听了听）
哟，跑啦？（紧走几步，又自信地摇摇头。掏出
領章）跑不了，我可知道他們的規矩，領子上要
沒有这个紅牌牌兒啊，他就不能出去！（进屋）
哟！小老虎，怎么刚叫你躺下又起来啦！

小老虎 大娘，我睡不着啊。

大 娘 我不信，你两天两夜不要命的往回赶，能不困？

小老虎 （猛地打了几下拳）您看，一点也不困。

大 娘 嗨，你小老虎是铁打的！下了火車又連夜跑了一
百二十里，你就不知道个累？

小老虎 不累，您看，（拉了个架子）渾身是劲！

大 娘 班长說你感冒啦！

小老虎 根本沒那回事兒。

大 娘 沒那回事兒！卫生員說你都烧到八十三度五
啦！

小老虎 三十八度五。

大 娘 別管几度五吧，发烧就有病，喝碗姜湯发发汗。

小老虎 好。（喝姜湯。）

大 娘 你这叫沒病找病，探家假期還沒滿，硬要急着往
回跑！

小老虎 美国鬼子在越南扔炸弹了！对我们战士来说呀，枪声就是命令。

大娘 噢！那这睡觉也是连长下的命令，你怎不服从啊？快，听命令。（扶小老虎躺下，听见鸡叫）呜——哧！看，鸡又进菜园了，又是老虎又是鸡，两头都得看着。（向外走去。）

〔练兵场上传来喊杀声。〕

小老虎 （翻身坐起）大娘，我回来是为了作战斗准备的，可不是来压炕头的！我睡不着！

大娘 睡不着？大娘给你想个办法。（从炕席下取出一本书，取出里边鞋样之类的东西，将书扔给小老虎）给你，躺着看书，一会就睡着啦。

小老虎 看书……（拾起一看）咳！大娘，这是万年历！

大娘 你管它什么历呢，有字儿就是书，好好看吧。（出屋，坐在石墩上缝军衣。）

小老虎 （向观众）看，把万年历当催眠药啦！（不耐烦地翻了几页。自语）内容倒是不少，就是没说怎么对付美帝国主义。你呀，“稍息”吧！还是跟我这老战友研究研究吧！（扔下书，拿起枪，练起刺杀来，压低嗓子喊着杀声。）

大娘 （向观众）听，没动静儿啦，他一看书啊，保险就睡着啦！（听到屋里的声响）哟，这屋里是怎么啦？（开门进屋，正遇上小老虎一个后击动作。

忙一閃)啊?!

〔小老虎一見，忙躺到炕上，抱槍裝睡。

大 娘 小老虎，你这是干什么哪？

小老虎 睡覺哪。

大 娘 有这么睡覺的？滿屋子亂蹦！

小老虎 那是做夢哪。

大 娘 做那麼大夢？滿屋子耍刺刀！

小老虎 (坐起來，煞有介事地) 嗨，大娘，我一合上眼兒就上越南啦，到那兒就跟美國鬼子拼上了！這不，剛才您進來時候，這還正拼着哪，您要不喊我就抓俘虜啦，你一喊，俘虜就跑啦。

大 娘 我要不喊，這屋子就成了操場啦！我那書呢？

小老虎 在那“稍息”呢。

大 娘 (拾起書，塞給小老虎) 躺下，給我接着看。

小老虎 是。

大 娘 (欲出門又回) 念出聲兒來，大娘在外邊听着！

小老虎 啊？听……您听这干什么呀？

大 娘 我听着点儿放心！(出屋坐在石墩上縫軍衣。向觀眾) 等他一念不上句兒來呀，我就知道他耍睡啦。(向屋里) 念哪！

小老虎 好，我給您念！(把書扔在炕上，瞎編起來) 正月大，二月小，三……三月脫了大皮袄！

大 娘 (似听非听地搭訕着) 三月耕牛滿地跑。

小老虎 咳！这沒意思，我給您念国际形势吧？

大 娘 （順口搭腔地）什么国际形势啊？

小老虎 就是……象南越呀，老撾呀，刚果呀，委內瑞拉呀，葡属几內亚呀，……

大 娘 哎哟！你一个一個地說，象放机关枪似的，我可听不懂。

小老虎 听不懂？（想了一下）好，我給您念这段吧！

大 娘 （不认真地）別管哪段啦，我能听见声音就行啊。

小老虎 这书上說呀，……有这么一个战士，过去，他家里可苦啦，跟我一样苦。……

大 娘 噢。（一想不对）啊？那书上还有你呀？

小老虎 不，这句是我加的。

大 娘 啊。

小老虎 他家祖祖輩輩都是給地主当牛当馬，結果，爷爷落了个餓死，爸爸落了个冻死，哥哥要飯吃，打死了地主的一条狗，地主硬逼着他披麻帶孝給狗偿命！

大 娘 （阶级同情心使她逐漸認真听起来。感触地）咳！要說起过去那苦来呀，大娘也不比他少啊！……这孩子要是有点出息，就該报仇啊！

小老虎 他个人的仇，已經由革命老前輩給他报了。

大 娘 那他就沒事啦？

小老虎 不，他現在接过了革命老前輩的枪杆子，他看到

那些被打倒的階級敵人還在企圖復辟，他看到美帝國主義正在瘋狂地進行侵略戰爭，美國鬼子在越南撕毀了協議，轟炸越南北方，還想擴大侵略，他看到世界上還有千千萬萬的人，象他家過去那樣當牛當馬，受苦受罪。一看到這些，他就恨不得一下子把殺敵本領學到手，等上了戰場，就象我們唱的那歌一樣：“我撩倒一個俘虜一個，撩倒一個俘虜一個，繳上他幾支美國槍。”嘿！把階級敵人全部消滅！

大 娘 行，這孩子有志氣。

小老虎 可是有位大娘盡妨礙他練本領。

大 娘 還有這樣的老太太？

小老虎 有。她總說：“你兩天兩夜沒睡覺啦”，“你一夜走了一百二十里呀”，“你發燒到了八十三度五啦”。……

大 娘 （越聽越不是味。進屋）小老虎，這也是書上寫的？

小老虎 是書上寫的。

大 娘 會說的不如會聽的，你這是繞着彎兒說我哪！

小老虎 大娘，您聽出來啦？

大 娘 小老虎，說話可要准斤准兩的，大娘還不願意你去練武啊？你們練的越歡哪，大娘就越有靠山，你們的本事越大呀，大娘的腰杆就越硬。可今兒個你不是又困又累，還感冒發燒嗎？

小老虎 (天真地)我吃了药啦,还喝了姜湯,好啦。

大 娘 病在你身上,好沒好你自己知道。連长、我們这都是疼你,你要硬不听話,我可叫他批評你!

小老虎 大娘,批評能使人进步。

大 娘 叫他給你处分!

小老虎 处分为的是教育。

大 娘 (有些生气了)小老虎,今天你归大娘領導,你要尽跟我鬧矛盾,我可拿笞帚疙瘩梆你!(逼視小老虎坐到炕上。走出屋去)嗚——哧。

小老虎 (向观众)看,这矛盾尖銳啦! 看样子,和平解决是不可能啦,非硬跑不可啦!(抓起軍衣,想起領章,自語)哎呀! 这沒領章怎么办?(想)这領章……? 刚才大娘給我縫扣子……? 对,一定是大娘摘去啦,怪不得刚才那么放心地去做姜湯。咳,大娘啊,大娘! 我要叫您怎么摘去的还怎么給我縫上!(嗽嗽嗓子,摆好架势,大声地)哎呀! 大娘啊,可了不得啦!

大 娘 (吓了一跳)怎么啦?

小老虎 (提枪、抱軍衣,跑出)我的領章丟啦!

大 娘 咳,我以为天塌了呢!

小老虎 (吓唬大娘)大娘,丢了領章要受批評的。

大 娘 (学小老虎的腔調)批評能使人进步。

小老虎 还得受处分哪!

大 娘 处分为的是教育。

小老虎 (向观众)嘿! 我的话儿她都记住啦! (向大娘)
大娘, 这兵也当不成啦!

大 娘 真的?

小老虎 真的。这里边有十分严重的问题, 您快去报告
治保主任, 我去报告连长。(虚张声势地走去。)

大 娘 (难辨真假)小老虎你干什么去? (怕他真走, 忙
掏出领章)这不是在这儿哪吗!

小老虎 哟! 在您这哪。

大 娘 咳! 我给你找着啦。

小老虎 那您帮我缝上吧!

大 娘 拿来, 我给你缝上。

小老虎 (向观众)这回我可要跑啦。

大 娘 (向观众)这回我可得看紧点儿。

小老虎 大娘, 您真好。

大 娘 好也不让你跑。

小老虎 您最疼战士啦!

大 娘 我不疼你们疼谁? 咱们能平平安安地建设社会
主义, 咱们这步步登高的好日子, 全靠你们给保
住哪!

小老虎 大娘, 咱们不仅要保住自己, 还得帮助别人, 是
吧?

大 娘 帮助别人?

小老虎 对呀，要讲国际主义！

大 娘 哟，这国际主义怎么个讲法啊？

小老虎 国际主义呀，就是……就是……（不知怎样解释好。忽然指右前方）咳，大娘，您看。

大 娘 看什么？

小老虎 五台山哪！

大 娘 五台山怎么啦？

小老虎 咳，您忘啦，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咱们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加拿大人，来到中国，在五台山跟咱们一块儿打日本嘛！

大 娘 噢，你说的是……

小老虎 白求恩。

大 娘 白大夫！

小老虎 对！

大 娘 人家白大夫一个外国人，为了帮助咱们打日本，在这牺牲了。每年到了十一月十二这天哪，我和乡亲们都要到五台山下去祭奠他。

小老虎 大娘，您说，白求恩这叫什么精神？

大 娘 噢，就是你说的那个……

小老虎 国际主义精神。毛主席号召咱们，都要学习他这种精神！

大 娘 噢！这回我可懂啦！（给小老虎军衣）给你。天下穷人是一家，要团结互助嘛！

小老虎 (接过軍衣忙穿) 对呀, 我的好大娘, 您可懂啦!
(提枪就走。)

大 娘 (一把拉住) 哪去?

小老虎 啊? ……您不是懂了嗎?

大 娘 啊——对, 去吧! (想到小老虎的病) 慢着, 大娘看看。(摸小老虎头) 不行, 这脑袋烫的都能烙餅啦!

小老虎 嗨! 这头疼脑热不算病。干革命就得有股子頑强劲, 象豆腐渣似的还能跟资产阶级夺天下, 还能叫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滚出去, 从它霸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?

大 娘 咳! 常言說, 磨刀誤不了砍柴工。鳥儿累了打个盹, 一抖翅膀飞的就更高更远!

小老虎 嗨! 我这病打盹治不好, 非拼刺刀不行。刚才做梦和美国鬼子拼了陣刺刀, 这病就好了一半啦! 您再叫我出去連刺它三百枪, 出身大汗, 这感冒就連根拔啦!

大 娘 不行。干革命全靠好身子骨, 你要是把身子骨熬磨坏了, 到节骨眼儿上, 有劲儿你也使不出来啦! (推小老虎进屋) 去, 还是进屋歇着去!

小老虎 不! 我在这凉快、凉快。

大 娘 不行, 在院里我看不住你。

小老虎 我不跑!

大 娘 跑了我就追不上啦！（把小老虎推进屋，关上門。）

〔练兵場上传来喊杀声。〕

小老虎 （推开門）大娘，我一听这喊杀声心里就痒痒！

大 娘 痒痒先用手挠挠。（把小老虎推进屋，关上門。）

〔练兵場上传来喊杀声。〕

小老虎 （推开門）大娘，我的心都要飞啦。

大 娘 飞！大娘給你鎖上！（把小老虎推进屋，鎖上門，回到石墩上縫軍衣。）

小老虎 （推門）大娘，形势不等人哪，說不定明天就来命令啦：“小老虎，去支援越南人民，消灭美国强盗，出发！”嘿，大娘！……

大 娘 小老虎，命令早来啦。

小老虎 来啦？什么时候？

大 娘 今个早上。

小老虎 真的？誰說的？

大 娘 你們連长。

小老虎 嘿！怎么不告訴我呢！上哪？

大 娘 上炕！

小老虎 上炕……哎！（忽然想起了什么）上炕？是！（上炕推窗，窗子开了，高兴地跳下炕去插門）大娘啊大娘，您那禁止外出，我这謝絕入內！（跳上炕去，欲开窗逃走，紧张地跌了一跤，发出声响。）

大 娘 哟？小老虎。

小老虎 （更紧张了）啊。到！

大 娘 你干什么呢？

小老虎 我……上炕啦！（紧张得声音都变了。）

大 娘 怎么听着不对劲啊！（忙开锁推门，门插上了，忙向后窗跑去。）

小老虎 （听了听。以为胜利在握，边拉窗子，得意地）大娘，再见啦！（窗子推开，见大娘迎窗而立，忙放下窗子，开门跑出，又被大娘赶来抓住枪柄。）

大 娘 小老虎，你往哪跑？

小老虎 啊？……我……我不跑。

大 娘 不跑你这是干什么？

小老虎 这……（计上心来）嘿！我上炕一合眼，又碰上刚才那个俘虏啦！他跑，我就追，眼看就要抓住了，您这一拉，他又跑啦。

大 娘 小老虎，你少跟我要花招儿！大娘今年都六十啦，吃咸盐也比你多吃几簸箕！

小老虎 真的。您不信，我给您表演表演。我到了战场上，嘿，迎面就碰上了一帮阶级敌人。

大 娘 一帮？

小老虎 啊。前边是蒋介石，第二个是约翰逊，后边跟着一群反动派，活象一群被赶进死胡同的疯狗，冲我呲牙咧嘴地嗷嗷怪叫。我一见立刻满腔怒火，

新仇旧恨一齐集中到刺刀尖上！向蒋介石——
杀！向约翰逊——杀！向一切反动派——杀，
杀，杀！杀出个无产阶级天下来！

大 娘 （兴奋地忘了一切）好，好，杀得好！

小老虎 忽然约翰逊一打滚儿，又撅起屁股跑啦！大娘，
您说我怎么办？

大 娘 追！

小老虎 是！追！杀——！（端枪冲下。）

大 娘 （欣喜地望着小老虎追去，突然清醒过来）啊？跑
啦！？小老虎！

——幕閉·劇終